紅樓真夢/5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三回　倪金剛膜拜真菩薩　賈探花屈居半狀元

下一回▶

話說餘中堂在闈中，因一時矯情，幾乎將賈蕙改成副榜。

揭曉之後，方知是尚書之孫，軍機之弟，又是賈妃胞姪，深恐因此結怨，心中萬分懊悔。一見賈蕙名帖，立時請見，非常優禮。先稱贊賈蕙文章如何沉實，經策如何博贍，一見便知是飽學之士，卻不料如此英年，將來更未可限量。又道：「北榜解元向來不利，從沒有到過八座的，近幾科聯捷的都很少。此番名次稍屈，正望你聯步青雲，賢契要領會這層意思。」賈蕙也知他是極力描補，只有說些感激的套話。餘中堂又領他去見師母，那師母卻甚灑脫，因有愛女待聘，一見賈蕙年輕貌俊，忙問了定親了沒有，賈蕙回道：「門生自幼就定下了。」師母歎惜不置，說道：「你有個世妹，雖是小老媽養的，相貌性情都還不錯。我把小老媽攆了，一直就帶在身邊，倒像是我的孩子。

還有他生的一個小子，那就不像人樣了。你只看我的面上，不拘同年或是世交裡頭，找一個合適的女婿，若依你老師選去，不定選出什麼癩蛤蟆呢。他那眼睛那裡認識人，只會假模假樣的裝著玩罷了。」餘中堂坐在一旁，急得臉上通紅，又不敢攔他。賈蕙也十分為難，答應他不是，不答應他又不是，只說道：

「門生一定留意。」一時告辭出來，餘中堂一路送出，說道：「婦道人家胡說八道

的；賢契不可深信。」將要送至大門，賈蕙堅請留步，方才踱了進去。賈蕙坐車回來，心中想道：「這種人怎麼也做了中堂呢？人家說八股無用，科舉腐敗，都是此輩連累的。

過一天，又去遍謁四家郡王以及世交勛爵。東安、北靜兩王最為關切，說了許多好話。因賈蕙曾賞六部員外郎，催他分部行走，賈政見是當然的事，自無不允，便由賈蘭吩咐吏部司官們替他具呈。司裡因是樞堂交派，怎敢延擱？不幾天就註冊簽分禮部。那禮部是最冷的衙門，賈蕙本來意不在此，卻喜部務清閒，不至妨他用功，堂司各官又全是正途出身，可以得些教益，倒深合他自己的心事。此時正堂便是吳尚書，見面更覺親熱，指示了許多規矩。不久就派賈蕙在儀制司幫主稿上行走。

從此賈蕙也得間日到署，隨同印君、稿君們練習公事。一面仍在家裡做舉業工夫，帶著練習折卷。代儒對於書法不甚在行，只可由賈蘭退直之暇，分出工夫替他評校指點。賈蕙天分本高，寫到兩個月後，居然珠圓玉潤，更在賈蘭之上。

寶釵此時轉得騰出身子專理家務。這幾年榮國府中，因東邊荒地全數墾熟，原有莊地房產也經過一番整頓，每年進項，應付家用綽乎有餘。賈蕙此次中舉，賈珍從任上寄來二千兩賀金為榜下各項開銷之用，核計尚有敷餘，並未動用公中款項。

目下年關將到，寶釵和李紈正在通盤核算，先命管事們分頭開出帖子送到議事廳上，以憑鉤稽。常時從早晨忙至下午，有時白天不及理清，還帶到怡紅院叫鶯兒幫著核對。探春偶爾回來，見他們那般趕碌，也只可坐坐便去。因此，大觀園中梅花盛開，交到臘月又下過幾番好雪，只惜春湘雲間或出來玩賞，比起從前聯詩結社，倒覺冷靜了許多。

這天，李紈寶釵正在議事廳上辦事，一幫家人媳婦們剛領了對牌下去，忽見林之孝上來回道：「包勇從東邊回來，要上來叩見二位奶奶。」李紈道：「叫他上來罷。」林之孝答應「是」，隨即退下。等一會便帶了包勇進來。寶釵看那包勇：戴著紫羔皮帽，穿著貉皮灰布外套，顯得格外魁梧，臉上也曬得漆黑。一進門，就向李紈寶釵跪安道：「包勇請二位奶奶金安。「李紈道：「你這兩年太受累了，看著倒比先硬朗。」包勇道：「回奶奶，奴才是勞碌命，一天到晚在地裡跑著什麼病痛都沒有，一歇下來，沒病也有了病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這回路上走了多少天？」包勇道：「奴才怕太太奶奶們惦記，這回還是破站走的，也走了六十多天。今年關外連下幾次大雪，載重的大車都走不動了，只可換坐扒犁，趕著到了綏河，從那裡往西倒好走了。」李紈道：「那烏進忠老東西怎麼還不趕著來呢？」包勇道：「奴才在女兒河碰著他，因為大車壞了兩輛，在那裡候著

換車，大概三五天也要到了。」寶釵道：「環三爺在東邊還安靜麼？」包勇道：「三爺那人也還是長厚底子，交的朋友太壞了。自從娶了這位姨娘，倒很能轄制他，這一向安靜得多。

有時奴才極力勸戒，也還能聽個幾句。有奴才在那裡，奶奶們只管萬安，仗著包勇這一點血誠，准能把三爺感化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這件事就交給你了，若三爺在那裡鬧出點小亂子，不但府裡的名氣要緊，也關著你的老面子呢。」包勇連聲答應「是，是」。又從懷裡掏出一個紅封套，當面遞上，道：「這是包勇管的荒熟地細賬，請奶奶細看，有不明白的，只管叫奴才上來問，奴才決沒有藏掖的。」說完，又請了兩個安，回道：「奴才舊主人甄家寶大爺生了哥兒，奴才還沒叩喜呢，這裡下去，還要請假去一趟。」李紈道：「你只管去，請什麼假呢？」包勇正色道：「這是正理。奴才吃的這府裡的飯，怎敢自便？」說罷便隨林之孝退出。

這裡李紈打開封套，取出清冊來和寶釵同看，那冊子上寫的是：

奴才包勇焦忠恭叩老爺、太太、奶奶、小大爺、小大奶奶暨哥兒萬福金安，新春大喜！謹將承領開墾東邊半開及全荒各地近年墾熟情形及支存錢糧，冊呈清覽：

一、黑崗子至鬆崗子荒地：從前開熟二成，今全數開熟，計地八千五百響。本年除支用外，實收京平足銀三千五百兩整；一、佟家屯至黑達子廟荒地：從前開熟三成，今全數開熟，計地一萬一千晌。本年除支用外，實收京平足銀五千二百五十一兩整；

一、黃屯子至門頭河荒地：從前未開，今全數開熟，計地九千晌。本年除支用外，實收京平足銀三千七百二十兩整；一、燒鍋屯至馬家口荒地：從前開熟四成，今全數開熟，計地一萬二千五百晌。本年除支用外，實收京平足銀六千五百兩整；

一、松樹屯子至白琉璃河荒地：從前開熟五成，今全數開熟，計地六千晌。本年除支用外，實收京平足銀二千六百五十二兩整；

一、白家廟至柳樹井荒地：從前未開，今全數開熟，計地七千一百晌。本年除支用外，實收京平足銀三千一百五十二兩五錢正；

一、高家屯子至胡家村荒地：從前開熟一成，今全數開熟，計地四千二百晌。本年

除支用外，實收京平足銀一千七百二十一兩正；

一、棋子營至狐狸澱荒地：從前未開，今全數開熟，計地一萬三千五百晌。本年除支用外，實收京平足銀六千四百零二兩五錢正。

以上共得地七萬一千八百晌，本年實收銀三萬一千六百九十九兩正，除留備牲口喂養、長工工食及來年春耕用項外，實解上銀貳萬兩正。

寶釵看完了，笑道：「別看他粗糙，這冊子倒開得很細。

「李紈道：「那年咱們家鬧賊，跳上房去追賊的不就是他麼？想不到他倒有粗有細，又有血性，他還是甄家薦來的，這些根生土長的奴才那個跟得上？白養活著他們了。」又道：「這冊子上倒有焦忠的名字，總沒回來過，那人到底怎麼樣？」寶釵道：「我上次問過包勇，據說那人是忠直一路的，只太粗心，又有他老子的倔脾氣，和各佃戶都處得不大好，只可做做笨活看看家罷了。」李紈道：「就這個數，咱們年下那用得了？還有烏進忠那一批呢。依我說敷餘的款項也是白放著，還該添置些田產才是久遠之計。」寶釵道：「頭兩年敷餘的都贖了產業，後來又置了學田，這往後倒可以添買田產了，但是田產也得有妥當人經管，那裡都能像包勇呢？」又談了一回閒話方散。

過幾天，果然烏進忠也來了，遞的帖子還是那些吉利話。

除掉各色米糧物品之外，淨折乾的是七千四百兩。李紈寶釵因烏進忠原是年老莊頭，也傳他至議事廳，各人獎勵了幾句。

當下東西兩府忙著祭宗祠、分年物、開家宴、請春酒，悉照往年規矩。一到新年，賈赦、賈政、賈蘭、賈蕙分頭出去拜年，又添上各衙門的團拜、各科分的團拜、金陵同鄉的團拜。

賈蘭的門生公請老師，每次俱是戲酒。那戲場樓上還預備女座，專請內眷，都擋著屏風，垂著珠簾，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尤氏、李紈、寶釵、梅氏也去看了兩回。那時候新到了一批戲班，叫做「春台部」，編出許多新戲，如《珍珠衫》、《花筵賺》、《畫舫緣》等等，又有《上元夫人》的燈戲，《牡丹亭》擺花的燈戲。每次團拜，做提調的都要搶著定戲碼、交定銀，真有風行一時之概。總要看到燈戲完了，方才肯散。

當時京城地面，還是五營提督和五城御史分管，周提督和各御史和衷商榷：內外城各設偵緝公所，添募了二百名馬巡，晝夜偵查，不分畛域。抄了幾處土匪窠子，拿獲匪首，即時正法，連剪綹的也無地容身。又添了幾十處工場粥廠，安插那些游民，把京師地方整頓得十分安靖。新年上，周提督又提倡恢復了東華燈市。東華門外一帶街市，都紮了各色新巧燈樓。臨街鋪戶，把樓房收拾出來，垂簾結彩，遍掛紗絹料絲琉璃水晶各燈，預備貴家宅眷借此遊賞。還有許多放筒花、放煙火的，連綿不絕。真是昇平世界、錦繡乾坤。賈府卻因家教清嚴，只在大觀園中稍為點綴燈彩。湘雲寶釵談起這番燈市，都疑是探春暗中調度。

過了燕九，探春才帶了哥兒姐兒回來。先至上房和王夫人說了一回話，王夫人留孩子們在上房玩耍，探春帶著侍書自往大觀園去。寶釵一見了他，便常道：「你只顧替別人家忙活，九城裡弄得這麼熱鬧，家裡倒更冷清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那都是外頭鬧的，和我什麼相干？我不是不想回來，一回來看著你們一門正經的，管家的管家，教子的教子，那裡說到玩的事呢？從前云丫頭心裡還是海闊天空的，如今也添了說不出來的心事，叫我一個人怎麼樂得起來？」寶釵道：「你說的也不錯，雲兒這次回來真變了一個人。早知如此，不如不替他找人了。

你也別盡著批評人家，人說『八尺燈台照得見別人照不見自己就像你唱那十八扯，一會兒穿起八卦衣扮諸葛亮，一會兒又要背娃子趕府，那又為什麼許的呢？」

探春正要答言，只聽小丫頭從外頭笑著進來，和鶯兒秋紋不知說些什麼，鶯兒等也是一陣大笑。寶釵罵道：「有什麼可笑的？這麼沒人樣。」鶯兒進來，說道：「剛才跟三姑奶奶來的一個馬巡，朝著大門上不住的磕頭，還趴在地下，叫林之孝打他，林之孝不肯，他還在那裡苦苦的央求。從來沒有叫別人打自己的，那人多半個『失心瘋』，我們就笑的是他。」寶釵笑問探春道：「你怎麼用個瘋子？」探春笑道：「他才不瘋呢。你知道這人是誰？就是那醉金剛倪二。」寶釵道：「那個倪二？我耳朵裡從沒聽見過。」探春道：「這個人也是半混混。從前幫過芸小子的忙，後來他被雨村押起，他家裡求芸小子說情，沒給說到。他恨那芸小子，就遷怒到咱們家，在外頭布散了許多閒話，被都老爺聽了去，以至鬧出抄家之事。」寶釵忙道：「這個壞蛋還用得麼！正該重辦才是。」探春道：「你聽我說完了。這是他從前的事，這幾年自己知道錯了，又聽得咱們家專門行善，京城裡有名的都叫『賈菩薩』，更後悔的了不得。這回挑馬巡把他挑上，他背地裡求長興，幾時太太回娘家把他帶了去，在大門上多磕幾個頭，求門上爺們重重的戒責

一頓，好把這筆賬勾掉。若不然得罪了菩薩，就是死了，也不得好處托生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都不知道他這人，誰還和他算賬？「探春笑道，「長興也和他說：『你是個金剛，還怕菩薩麼？他說『那賈府上，人稱是『賈菩薩』，據我看簡直是真菩薩！菩薩是慈悲的，那裡還和我們眾生計較？只我得罪了菩薩，是自己的罪過，你千萬替求求太太罷。』長興和我說了，我覺得這種人底子還不算壞，只不懂得正道理，也甚可憐，所以把他帶了來的。」寶釵向鶯兒道：「這人能夠徹底悔悟，卻也難得，你們不要笑他，我看比那賴大、周瑞縱惡欺主的奴才，還算有良心的。」

又坐了一會，探春拉著寶釵同去尋惜春湘雲，談得甚久。

惜春本是冷人，無非談些閒話。湘雲見探春回來，雖也喜歡，卻不提起結社做詩之事。倒是寶釵和探春再三訂約，等到春暖花開，回來多住幾天，大家聚聚，探春也欣然應允。此時春寒尚重，秋爽齋太覺清冷，探春只在上房住了一天便自回去。

及至三月初旬，園中桃杏花漸漸開了，寶釵又忙著蕙哥兒去應會試。雖然也是檢理考具、預備場食、租賃小寓、選派老成管事的小心接送，究竟下過一場，比上回就放心多了。薛蝌也只送至小寓，並沒在那裡住下。卻有賈蘭兩個門生同在一處考寓，彼此較有照應。賈蕙素來文思敏捷，每場都早早的出來。

第三場不敢再做駢體，只是逐條實對，稍參論斷。十六那天回到家裡，天才過午。賈政早已看過他頭場文章，又送給代儒看了，說道：「還在他鄉試闈作之上。」那幾位師門要了文稿去看，各有批評，都說必定高列。若遇真具眼的考官，還有掄元之望。賈蕙只當是世故揄場，並不在意。在這候榜時期，無非還是間日趨衙，帶著寫寫折卷，原可不必細敘。做書的恰好騰出這枝筆來，另敘兩個閒人。

卻說春燕從怡紅院攆了出去，背地裡哭過幾場。他媽本是個渾人，一心只想往高枝上爬，遭此挫折，不免失望，心裡還想尋個好女婿，靠他後半世養活。當時便有賈府小廝榮兒、慶兒，都未成親，托人來說，春燕的媽還看不在眼裡。又有武安伯的公子正要納妾，有人替春燕做媒，先把他媽說動了。向春燕絮叨了一大陣，無非勸他趁早打正經主意，不要誤了青春。

春燕只咬定了決計不嫁，說得急了，春燕拿起剪子就剪頭髮，他媽趕忙搶下，已經剪掉了半綹，從此不敢再提，母女二人只靠著針線度日。後來又聽說寶玉出家，他媽勸

道：「你無非戀著寶玉，他如今做了和尚，還有什麼想頭？」春燕只是垂淚不答。

往時一幫小姐妹中，只和柳五兒最好，閒時找他談談說說。

那天又到園中小廚房裡來尋五兒，見柳嫂子正在灶上炒菜，忙上前叫聲柳嬸子，問道：「五姐姐呢？」柳嫂子便喚道：「五丫頭，你春燕姐姐找你。」少時五兒出來，道：「春燕姐姐，裡屋坐罷。」二人同進裡間，說些閒話。忽聽翠縷走來，說道：「柳嫂子，史姑奶奶要一碗棗兒蓮子粥，要燉得勻和，少加糖。「柳嫂子道：「姑奶奶醒了麼？這一覺睡了好幾天，難道也不餓麼？」翠縷笑道：「咱們瞧著他是睡著了，他到了太虛幻境，照樣吃酒席呢。」柳嫂子道：「常聽說太虛幻境，到底是什麼地方，連寶二奶奶也常去？」翠縷笑道：「那裡人多著呢：寶二爺、林姑娘、二姑娘、璉二奶奶，還有晴雯、麝月、芳官他們，連老太太也在那裡。我倒納悶，林姑娘也是二奶奶，寶姑娘也是二奶奶，他們誰算大呢？」柳嫂子笑道：「人家也有東屋裡奶奶、西屋裡奶奶，無非是姐妹稱呼，還分什麼大小？」

正說著，入畫來了，對翠縷道：「史姑娘叫我來找你，怎麼這樣貪玩，一出來就不想回去？」翠縷道：「我和柳嫂子多說了兩句話，也沒多大工夫喲。」便同入畫匆忙去了。這裡春燕對五兒道：「怎麼晴雯芳官都在一塊兒呢？咱們都是一把子的，如今倒落了單了。」五兒道：「二爺那脾氣你還不知道麼？花子揀死螃蟹，個個都是好的。」春燕道：「若說寶二爺，待咱們真不錯。那回我媽要打我，他急得拿拐棍直打門檻。我若不是想著他的好處，還能在這裡忍著麼？」五兒道：「他那麼想我進去，好容易撥到那屋裡，偏趕上他心疼林姑娘，要去做和尚，什麼事都不在心上。饒這麼著，那晚上說了半夜的話，他手凍得冰涼，還拿衣裳給我披上呢。」春燕道：「若准能到了那裡，我就死了也情願，到底有個歸著。」五兒道：「人要死也不容易，若死了又不能到一塊兒，那才冤呢。「彼此正談到深處，只聽柳嫂子喚道：「五丫頭，寶二奶奶的飯菜預備好了，你給送去罷。」春燕道：「我也要瞧瞧鶯兒姐姐，咱們一塊兒走罷。」於是五兒提了提盒，春燕幫他拿些零碎，同往怡紅院。

寶釵正在抱廈上看著鶯兒喂鸚哥，見春燕五兒同來，猛想起黛玉所說的話，便向春燕道：「你這一向怎麼過呢？」春燕道：「我跟我媽在家裡做點針線活，混碗苦飯吃。今兒來尋五兒，想起了鶯兒姐姐，我們怪好的，順便來瞧瞧他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和五兒本來是這屋裡的人，沒事只管常來，咱們多說說話兒。我還想把你們倆仍舊要回來，你們願意不願意？」五兒道：

「那麼著敢則好！春燕早就想著回來，我也想來服侍二姐姐。若是二奶奶容我們服侍一輩子，那就是我們的造化了！」寶釵道：「等我得便回太太，知道太太肯不肯呢？」春燕道：「太太本底子是寬厚的，如今也沒有壞人翻老婆舌頭了。」說著，剛好襲人從旁走過，春燕忙將話截住。見寶釵無話，便拉著鶯兒往那屋裡去了。那天他們二人回去，記著寶釵的話，天天盼望著，總沒有消息。

過幾天，春燕又來尋五兒，聽五兒說道：「昨兒晚上三更多天，報喜的來了，把大家嚇了一跳。出去打聽，才知是蕙哥兒中了會元。」春燕也甚喜歡，便約同五兒來和寶釵道喜。一直進了怡紅院，遇見鶯兒，說寶釵到上房去了，不免失望而回。

原來前一天是會試放榜之期，賈蕙被幾個同年約至城外龍樹寺吃夢，王夫人寶釵等一早就盼望起，直至天黑賈蕙從城外回來，尚無消息，大家都以為無望的了。晚上賈政在王夫人房裡，王夫人懸望過切，未免咳聲歎氣。賈政拈髭笑道：「太太何必如此？小孩子功名太順也不是好事。蕙兒還小呢，又本有個官兒，多歷練幾年再中尚不算晚。」將要就寢，外頭喧天般報了進來，卻中的是第一名會元！事出望外，所以把大家嚇了一跳。

次日賈蕙起來，先至宗祠行禮，又到家學裡叩謝代儒。代儒比自己中了還要歡喜，笑道：「我雖是落第的秀才，這看文章的老眼還不錯罷？」賈蕙只有微笑。吃了早飯，便出門去拜見老師。這回房師可巧又是張編修，見了賈蕙，便笑道：「賢契此番掄元，可見文章有價，於愚兄也有光榮。只可惜蹉跎解首，若不然，豈不是三元操券麼？」賈蕙道：「此是老師期望之深。門生幸得微名，已為過份，稍留缺憾，未嘗不是好處。

「張編修聽了，更喜道：「英年早達，能有此見道之言，真大器也！」又見了四位座師。首座是莊中堂，本是他手裡中的，自有一番稱獎。其中趙總憲、江閣學都有世交，張侍郎也與賈蘭同部，各致嘉勉，並極慇懃。

此後，又著意練習大卷，覆試一場，取在一等第九。緊接著便是殿試，中間一道，問的是西北水利，大家都對不出，只賈蕙平日曾經研究，對得原原本本。那書法更是精美冠場，讀卷大臣列在第四進呈。皇上見此卷條對翔實，寫作俱工，文字中溢出忠愛之悃，便將他拔在一甲第一。拆開彌封，知為貴妃之姪，賈蘭之弟，龍顏更喜。恰巧那天賈政因工部奏事召見，皇上便諭知於他，還說道：「究竟世臣舊族，家教不同。」賈政

向來迂謹，聞之非常惶悚，忙即免冠叩首，奏道：「臣受恩過厚，若臣孫再得大魁，恐非家門之福。求皇上天恩，將此卷放在二甲後頭，只當臣迂拙之見，情願讓與寒酸。」皇上不悅，道：「朕此番拔擢，一秉至公。若依卿所奏，未免轉涉私心，豈是朕臨軒求賢之意？」賈政又再三碰頭固請，皇上不得已將賈蕙改為一甲三名探花，仍照狀元品級授職翰林院修撰。正合上寶玉所說，中了半個狀元。

次日，御門傳臚，賜宴歸第，光祿進酒，京兆執鞭，自有種種榮耀。榮國府門前也貼了黃紙朱字「禹門三級浪，平地一聲雷」的對聯，此是向來陳例，無庸細述。

卻是遊街那天，大家見探花年紀甚輕，也穿著六品冠服，與狀元一樣，不免詫異。後來打聽明白了，無不贊美賈尚書的讓德，皇上處置的公明。卻因修撰是狀元專官，京城居民、鋪戶人等說起賈蕙來，仍稱為「賈狀元」，倒像一榜中有兩個狀首。接著，會館演戲、太學謁師、會同年、刻齒錄，忙碌了好些日子。

薛姨媽見外孫高中，又是孫婿，十分快慰。那天來給王夫人道喜，王夫人道：「這也是姨太太的大喜。寶丫頭苦了一場，這往後都是順境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昨兒蝌兒媳婦提起他們的喜事，打算趁這時候湊個熱鬧，平常講究的『玉堂歸娶』，這還不該風光風光麼？」王夫人笑道：「這正該辦的，咱們親上做親，還有什麼講究？姨太太怎麼說就這麼辦罷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我還得和我們姑奶奶商量商量，頭一件把日子先擇定了，好有個準備。」又坐了一會，從上房下來，便至寶釵處商議。因此時天氣太熱，決定在七月內擇期。晚上王夫人告知賈政，賈政並無他說，只吩咐不可過於鋪張，又指定上房東一所二十多間房子，做賈蕙的新房。次日，王夫人和寶釵親自去看了，即時傳諭管事們趕著油漆裝裱、添置家具，又忙著料理過禮的珠翠首飾、四季衣服。外面一切喜轎喜棚及請媒發帖等事，另約賈藍賈菌二人幫同籌備。寶釵借著喜事上瑣務繁多，丫環們不敷分配，回了王夫人，將春燕柳五兒仍舊撥到怡紅院。王夫人年高事冗，從前之事久已忘了，便都應允。春燕五兒遂了心願，越發感激寶釵。

眼看喜事將近，卻不料又另出了天大的喜事，正是錦上添花，天公做美！欲知是何大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